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爸爸，“机”~不可失哟！——吴限好加重语气，把只允许她周末玩两天的手机还给了我。她的意思，我懂——别把手机藏丢了。还有弦外之音——手机，一日都不可缺失。

手机与美酒，有点相似。美酒，聪明人越喝越聪明，糊涂人越喝越糊涂。从小，我就不给女儿玩手机。虽然没有像“要毁掉一个孩子，就给他(她)一部手机”这句话讲得这么绝对，手机和人也并非不共戴天，势不两立。但手机对于孩子而言总的说，弊大于利，害胜于爱。有位球友嫌男孩烦，图省事求太平拿手机打发孩子。

“意外”发生了——不足五岁的娃，照着手机里的日文动漫学唱主题歌，很自豪地唱给我听，居然发音标准，一字不错。只是看人，有点眯眼。手机功过，任你评说。

不给孩子玩手机，我有我的道理。一是，怕多看手机把眼睛搞坏。二是，怕手机游戏把孩子心思带坏。三，最担心的是，一旦孩子对手机太感兴趣，将来是否会对人失去兴趣，懒得与人交往，患上社恐，那就麻烦了。吴限好从小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回家进门，总是大喊一声“我回来啦！”然后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别小看这一言一行，一下子把一个家搞得有声有色、鲜活灵动起来。试想一下，如果进门不理不睬，丢下书包就拿起手机，“嘭”地一声关进自己房门，那么，就算在校成绩优秀考试满分，在我看来，也是不及格。一个人在家的样子，才是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嬉笑怒骂皆文章，行藏去留尽话题”，父母与孩子之间没有嬉笑与怒骂，进进出出也没有话题交流——这不是一个家，只是一个房子。从小，让孩子见人就心生欢喜，喜欢互动、热爱交流，机不可失。

记得有一次带吴限好去看演唱会。坐在前排的一位大妈，一刻不停地在用手机拍摄。然后，就低头刷手机，大概是在发朋友圈吧。大妈的心思根本不在演唱会上。只在意：她在现场，机不可失。

人与人、与世界万物，都是有气场相合、心灵感应的。茶道禅语讲的“一期一会”，就是指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的缘分，要珍惜每一次会面。如此令人心动的演唱现场，一会儿转念想手机、一会儿伸手拿手机，此时此刻，人与音乐、与演唱者之间的气场和感应，就被手机遮挡，屏蔽掉了。借用王阳明一句：天地之心，无一息之停。若无主宰，这气奔放，如何不忙？忙着用手机拍这拍那，貌似抓住了时机，其实正相反，恰恰是坐失良机。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台上全身心投入的表演者，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同样也全神贯注共享“一体感”的观众。气场的共有、心灵的共振、情感的共鸣，那是最美的“一期一会”。正在学长笛的吴限好，你只有用心吹，用魂吹，你的演奏才能打动人。做任何事，不入心入魂，一事无成。借题发挥开导一下，我不失时机。

话又说回来，不得不承认，现在手机比我们大人，好玩多了。有说有笑，有唱有跳；一机在手，别无他求。手机的魔力，早已把我们做父母的威风，一键清扫。父母的存在，只不过是孩子手机里的一个“小程序”——要钱了，点开。不是么？！还好，太太的烹饪手艺比手机吃香，我的乒乓球球技也比手机强。绝不让手机，轻易割断亲子间的亲情纽带，要坚决驱逐破坏一家人嬉笑欢乐的“第三者”。父母，要活出比手机更出彩的样子，机不可失。

2022年的日历，已经翻开。“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果忙于一年之“机”在于手，那么，手机就会遮挡自己的视线，也会打岔自己的心神。是一日不可无手机？还是手机可无。时机不再？惜时、惜人、惜物——这，才是真正的机不可失！

国画大师钱松喙写过《砚边点滴》一书，从绘画实践的角度，总结了不少“秘诀”。比如人面设色，色彩冲出轮廓线时，“只要在颜色冲出去的边缘上用清水一接，干后就不见颜色接边，好像没有冲过界线一般”。再比如他说在折扇上作画如果画坏了或写错字“可用干净毛笔蘸清水，笔尖再蘸香烟灰，香烟灰着水即呈浓浆状，在字迹上或画错处轻轻洗擦，再以清水一过，立即无痕”。

不佞好事，效颦一番。我的印章几乎都是他人所赐，我也不便要求篆刻家如何如何，求印时也从不自定风格，连朱白也悉听尊便。在使用这些印章的时候，我就要根据自己作品的风格进行“二度创作”。首先就是印泥的选择，幸而能够结识应明森先生，他是海上印泥名家。印泥的颜色与干湿程度直接影响了它的使用效果，不过这倒是因人而异的。我喜欢偏深一点的朱砂印泥，效果显得更加静穆或曰“旧气”。笔者曾得刘旦宅先生一九七八年所书小篆，上铃“旦宅无恙”朱文印，我在右下铃盖“梁堂过眼”鉴藏印，用的就是“应氏秘制”印泥，令人惊奇的是与那方“旦宅无恙”印几乎一个效果。

其次，针对我拿到的印章风格，在铃印时加以“调整”。笔者的书不工画不精，竟也附庸

朋友跟我说，《新民晚报》纪念恢复出版40周年，我愣了一下。时间真是贼快贼快的。40年前我已大学毕业，在一个公司办的职工学校当语文教员，业余写小说、散文。我们有一群业余作者，定期在作协的西厅碰头，讨论大家感兴趣的文学话题。我从这时开始认识了晚报的记者和编辑。上海人很少完整地说《新民晚报》，他们口中的“新民夜报，夜饭吃饱”的“夜报”就是这份报纸。给晚报写稿是一件愉快的事，给文学杂志写小说，要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出版，在晚报的副刊“夜光杯”上则快多了。写完没几天就会有人告诉你说你有文章发表了，他看见了。晚报最多的时候发行100万份，也就是将你的名字印刷100万遍，是不是更精彩？

要想跟我的上海父老乡亲说话，选择晚报是最好的。它面向市民，有他们关心的街谈巷议和吃喝玩乐。他们往往将一些小事

粤菜大师林振国先生翩然自澳门来，林教头关外女弟子芭比小姐，热腾腾治局于前滩山海潮，元旦日，欣欣然，与林教头师徒们，食一夜顺德饭。

冷碟子轻描淡写，林教头瞄一眼桌上，一副不吃都无所谓的神色，成竹在胸，好戏在后头，慢慢、款款暖场子。

果然，冷碟子的尽头，是烧腊的起点。这句，严肃地套一下经典，人之尽头，神之起点。一碟卤水鹅肝，阴柔悱恻，缠绵之至，美物也。另一个碟子，陈皮灌汤烧鹅，十分绝色，卤制之前，将卤汁灌入烧鹅，拿钱缝紧，卤成的烧鹅，比干卤的作品，更为滋润肥腴。工

序太过麻烦，本埠似乎绝无仅有。嘉禄老师殷勤劝食，先替身旁女饭伴揀了一块瘦猪肉，然后替自己揀了一块肥的，幸福地大快朵颐。林教头的这碟子

新会督阵，看着摘果子看着剥皮看着晒太阳。Darling，吃一碟子陈皮灌汤烧鹅，功夫无限还罢了，用心也良苦啊啊啊啊。

捞生，今晚捞的是蚌片，服务生小姐一边歌唱一边捞，真的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林教头很开心，讲，啊呀，新加坡马来西亚那里，捞得开心啊，天天捞，捞到过完年才作罢。潮汕人赚钱叫捞钱，不捞怎么行？哈哈，林教头笑起来像黄飞鸿老年版。

溏心萝卜炖响螺，溏心萝卜是十年陈老菜脯，陈得黯然销魂的样子，厚厚一切在汤盅里。三煲四炖，炖足四个钟头，汤清甜可喜，菜脯的沉香，像一缕汤魂。如果汤有魂灵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的吧。林教头讲，十年陈差不多了，言下之意，再陈下去，就

她说自己刻得比较“坦”，叫我印泥蘸厚点为好，不然线条会有点薄。在使用的过程中我渐渐体会到了这种用印的“规律”。

第三，印章大小的选择也是一关。这就是为什么书画家要有这么多印章的一大原因，同一内容的文字，大大小小要有若干方。比如唐云先生“大石斋”一印，叶澹渊先生就至少为其刻了五枚。曾见“大石斋”一印的边款为“澹渊为大石第五次刻大石斋印。戊戌重九”。这一来是文字艺术本身需要变化，更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印章的大小。一般而言，用印的大小根据落款文字大小而来，所以小一点的图章用处较大，但是也有例外。比如潘天寿先生喜欢在小画上敲大印，也不突兀，反而加强了画面雄健之感。笔者有时也喜欢这么处理。

第四，铃印的数量与位置也须考虑。曾听一位篆刻家说谢稚柳先生用印考究，曾说用图章一方够了就不要第二方，用八方不够就用第九方。我现在用印基本就一到二方，一来自己的图章数量不算多，二来见到不少文化名人也就盖一印。一位老师说，“小施，依现在越来越懂了”。盖印的位置是决定整张作品是否“完美”的最后关，若失误就将前功尽弃，当然落款的大小和位置也很重要。

用印点滴 施之昊

而写意的印章有的时候过于“放”，我在敲的时候就要“收”一点。具体而言，原作朱文过于粗，我就在敲的时候另令其细些。再者就是我觉得还不够“放”，即白文太粗，我就在敲的时候令其细一点。要有这样的“效果”除了之前讲到的印泥一关，还有就是铃印的手法。在要盖印的位置，先用指甲把宣纸研一下，之后根据所需效果，我会选择在宣纸下垫厚玻璃，或者在玻璃上加一张餐巾纸(偏软)，或者加一张A4纸(偏硬)，无论如何决不可在宣纸下垫书本，或者直接在毛毡上敲。我还听说过有篆刻家能够盖完一次，拿起看看效果，若不理想再重复盖，第二次敲能够做到丝毫不差地覆盖第一稿。记得友人赐刻“二十年代”印，

照片上的人多数是我们这个城市里的居民，大家认识的或听说过的，肖像发在这份上海的晚报上，跟市民见见，对他们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跟他们同时代，真是幸会。

我和我爱的《新民晚报》

 陈村

书听音乐，已经不记得到底发表过多少篇。最特殊的是承它发表了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是那种光明正大、坦坦荡荡的照片。在那个照片上，婴儿的我还将照相馆的毯子给尿湿了一圈。编辑请读者猜猜这小子是谁。真是多好啊，这才像是一个城市的市民生活，有出生有死亡，有正在过的日子，有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的东游西走，有众生的喜怒哀乐。

近年我曾开过一个叫“陈村照相馆”的专栏，每次发表一张我拍的照片，下面写几百个字。

我认识不少晚报的编辑记者，有的跟我一样已经退休了。

现在有了互联网，报纸看得少了。但看报和看网毕竟不一样。网像一层浮油，来得快去得快，写了多年，网站也许尸骨无存，那些图文灰飞烟灭。报纸则不一样。报纸会妥妥地保存在各大图书馆，几十年后几百年后去看，曾经被印刷了100万次的名字和文字还在那里。报上的许多东西，隔开岁月的长河，也许更加有趣了。人们从这上面找出当年的城市和前辈的踪迹。他们是不是会问，那个穿开裆裤的男孩是谁？

他们是最敬业的一群人，一丝不苟地工作。现在，晚报不仅印在纸上，还趴在网络上。现在报上的一篇文章比以往传得更远更快，一个大脚就开到了国外朋友的手手机上。

祝贺《新民晚报》复刊40周年，祝它长命百岁，祝它百岁以后还有百岁。爱晚报就是爱上海，它跟上海这座城市不可分割。外滩和陆家嘴是上海的外套或者说是演出的燕尾服，晚报是上海的内衣，是老上海人乘风凉的时候穿的那一身最舒服的衣衫，是抚摸小孩子脑瓜的那只温厚的大手。

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我想说的意思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报纸好得很。谢谢编辑，谢谢我的晚报读者，谢谢《新民晚报》。

十日谈

 明日请看 彭瑞高《偶拾“夜明珠”，赠与〈夜光杯〉》。 责编：刘芳

与林教头食顺德饭

石磊

片，服务生小姐一边歌唱一边捞，真的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林教头很开心，讲，啊呀，新加坡马来西亚那里，捞得开心啊，天天捞，捞到过完年才作罢。潮汕人赚钱叫捞钱，不捞怎么行？哈哈，林教头笑起来像黄飞鸿老年版。

溏心萝卜炖响螺，溏心萝卜是十年陈老菜脯，陈得黯然销魂的样子，厚厚一切在汤盅里。三煲四炖，炖足四个钟头，汤清甜可喜，菜脯的沉香，像一缕汤魂。如果汤有魂灵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的吧。林教头讲，十年陈差不多了，言下之意，再陈下去，就

她说自己刻得比较“坦”，叫我印泥蘸厚点为好，不然线条会有点薄。在使用的过程中我渐渐体会到了这种用印的“规律”。

第三，印章大小的选择也是一关。这就是为什么书画家要有这么多印章的一大原因，同一内容的文字，大大小小要有若干方。比如唐云先生“大石斋”一印，叶澹渊先生就至少为其刻了五枚。曾见“大石斋”一印的边款为“澹渊为大石第五次刻大石斋印。戊戌重九”。这一来是文字艺术本身需要变化，更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印章的大小。一般而言，用印的大小根据落款文字大小而来，所以小一点的图章用处较大，但是也有例外。比如潘天寿先生喜欢在小画上敲大印，也不突兀，反而加强了画面雄健之感。笔者有时也喜欢这么处理。

第四，铃印的数量与位置也须考虑。曾听一位篆刻家说谢稚柳先生用印考究，曾说用图章一方够了就不要第二方，用八方不够就用第九方。我现在用印基本就一到二方，一来自己的图章数量不算多，二来见到不少文化名人也就盖一印。一位老师说，“小施，依现在越来越懂了”。盖印的位置是决定整张作品是否“完美”的最后关，若失误就将前功尽弃，当然落款的大小和位置也很重要。

用印点滴 施之昊

而写意的印章有的时候过于“放”，我在敲的时候就要“收”一点。具体而言，原作朱文过于粗，我就在敲的时候另令其细些。再者就是我觉得还不够“放”，即白文太粗，我就在敲的时候令其细一点。要有这样的“效果”除了之前讲到的印泥一关，还有就是铃印的手法。在要盖印的位置，先用指甲把宣纸研一下，之后根据所需效果，我会选择在宣纸下垫厚玻璃，或者在玻璃上加一张餐巾纸(偏软)，或者加一张A4纸(偏硬)，无论如何决不可在宣纸下垫书本，或者直接在毛毡上敲。我还听说过有篆刻家能够盖完一次，拿起看看效果，若不理想再重复盖，第二次敲能够做到丝毫不差地覆盖第一稿。记得友人赐刻“二十年代”印，

是凡尔赛了啦。 场子暖到此时此刻，高潮就纷至沓来了。 霸王鳖鸡，这个菜如今也是常见的，不过林教头的版本，与众不同，通常都是汤菜，一鳖一鸡，大大煲上桌。今晚林教头的，是清焖的焖菜，汤汁浅浅，只落姜与盐调味。食来裙边糯而润，精华满溢，滋味浑厚深沉，确实远胜汤菜的散漫。词家论词，词至浑，功夫十分矣。论菜，亦当如是。赞不绝口之余，盯着林教头问，这是什么路数的制法？林教头讲，顺德地方有个勒流镇，六十年代，那里有个厨师，在政府厨房工作，特别擅长做清焖菜，他是我朋友的岳父，可惜，他进政府厨房进得太早了，否则，我可以跟他学十年功夫，我后来是跟他的徒弟学的这一手。听完哑然，林教头今年七十岁，一开口，都是以十年计的。

看大家食过霸王鳖鸡，教头起身，讲，我来煎鱼嘴给你们食。顺德堂煎鱼嘴，从头看到尾，没有多少秘诀花样，无非老老实实清油煎而已，难是难在火候分寸上，教头煎成的鱼嘴，香酥其外，腴润其内，尽得鱼嘴之曼妙。食完，意犹未尽，跟教头问，顺德鱼羹，是如何制法。教头慢慢叙来，与扬州三头之一的拆烩鱼头，异曲同工。

陈村粉蒸花胶，落一点点姜蓉，陈村粉是不是空运来的？不是，空运的不好吃，店里天天自己制的粉，洁白细滑如丝如绢，娇滴滴如歌如诉，上海市面上九成九的粉，粗恶如414毛巾。教头讲，还有一道好吃的，蛋白炒陈村粉，啧啧，听听都性感无比，今晚吃不到，馋煞人的苦。

柚子皮焖九节虾，柚子皮是个好吃东西，也是个麻烦东西，几天几夜，超难服侍的。林教头取的是泰国柚子皮，无苦味，以鱼汤、虾干、虾籽与猪油，焖到天荒地老、入口即化的滴滴。鱼汤，就一定要鲮鱼的鱼汤，才够香。虾籽焖柚皮，从前香港老派茶楼上，还食得到这一碟，如今恐怕是杳然了。问教头，你们顺德人，怎么想到吃柚子皮的呢？教头拿出黄飞鸿式的笑，讲，从前穷啊，

饭后林教头总结顺德菜精华风致：清，鲜，爽，滑，嫩。听完黯然，这五个关于美食的字，英文里，一个也没有。包子跟我讲，中国人特别会吃，中国人关于吃的字，特别多。就像爱斯基摩人有九十三个字，形容海上浮冰；亚马逊人有二十多个字，形容绿。而中国人，有无穷的字，形容食。

骑着单车去奉贤

朴素

骑着单车去奉贤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十字水街 田字绿廊 浦江第一湾 西渡连波飞燕 牡丹花开别样红 夕阳轻舟白鹭 相依回味问秋风

骑着单车去奉贤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碧海金沙 华亭石塘 东海观音寺 霜天银杏叶黄 万佛洪福向城南 晨钟暮鼓不休 穿窗明月听禅音

骑着单车去奉贤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三五发小 千里相邀 知青小木屋 稻花诉说浪浪漫 听海听雪惹乡愁 难忘美谷东方 星星萤火虫 曾是沧海桑田 华夏钱滩 一朝梦回五千年 梦回五千年 五千年

骑着单车去奉贤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三五发小 千里相邀 知青小木屋 稻花诉说浪浪漫 听海听雪惹乡愁 难忘美谷东方 星星萤火虫 曾是沧海桑田 华夏钱滩 一朝梦回五千年 梦回五千年 五千年

骑着单车去奉贤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三五发小 千里相邀 知青小木屋 稻花诉说浪浪漫 听海听雪惹乡愁 难忘美谷东方 星星萤火虫 曾是沧海桑田 华夏钱滩 一朝梦回五千年 梦回五千年 五千年

骑着单车去奉贤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三五发小 千里相邀 知青小木屋 稻花诉说浪浪漫 听海听雪惹乡愁 难忘美谷东方 星星萤火虫 曾是沧海桑田 华夏钱滩 一朝梦回五千年 梦回五千年 五千年

骑着单车去奉贤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三五发小 千里相邀 知青小木屋 稻花诉说浪浪漫 听海听雪惹乡愁 难忘美谷东方 星星萤火虫 曾是沧海桑田 华夏钱滩 一朝梦回五千年 梦回五千年 五千年

骑着单车去奉贤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三五发小 千里相邀 知青小木屋 稻花诉说浪浪漫 听海听雪惹乡愁 难忘美谷东方 星星萤火虫 曾是沧海桑田 华夏钱滩 一朝梦回五千年 梦回五千年 五千年

骑着单车去奉贤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三五发小 千里相邀 知青小木屋 稻花诉说浪浪漫 听海听雪惹乡愁 难忘美谷东方 星星萤火虫 曾是沧海桑田 华夏钱滩 一朝梦回五千年 梦回五千年 五千年

骑着单车去奉贤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三五发小 千里相邀 知青小木屋 稻花诉说浪浪漫 听海听雪惹乡愁 难忘美谷东方 星星萤火虫 曾是沧海桑田 华夏钱滩 一朝梦回五千年 梦回五千年 五千年